

3B 羅嘉傑

有人說：「說粗言穢語是真情實感的流露，無傷大雅，可以接受。」你同意嗎？試談談你的看法。

近年，「巴士阿叔」口出粗言，偶然在街上聽到市井之徒的對罵，字裡行間都夾雜著粗言，看來在這國際大都市中，說粗言穢語的文化已經普及，但我絕不苟同說粗言穢語是真情實感的流露，更莫說是無傷大雅，可以接受！因此我們應盡所能避免此行為，現闡述論點如下：

首先，說粗言是把你原來想表達的情感誇張化。有人認為，當人們偶然因受委屈，如老闆無故讓你背了黑鍋；周遭的環境令你很反感；如在擁擠的車廂內被推撞至倒地，就連珠砲發地說：「幹你媽的！」、「操！」……看似言簡意賅、直接了當地把心中的不滿、不快宣之於口，但當你仔細想一想，如此粗言背後的意思，便會發現你原本想抒發的哀傷、愁緒、煩悶統統都被誇張化了，絕非真情實感的流露。難道那刻的你真是想把別人的母親狠狠地置諸死地？難道那刻的你真的想使別人的生殖器官受傷害？難道那刻的你真的想他人的家族被殺害至血流成河？如此一來，粗言所帶出的意思與你原本想帶出的情感豈不是大相逕庭，不盡不實？

其次，說粗言已演變成一種風氣，有些人會因仿效而「爆粗」，而非表達真情實感。在地鐵上，你會聽到帶有粗言的口角之爭；在街道上，你會聽到有人大聲以「他媽的！」來作辱罵；在市場裡，雖則罵聲載道，但亦會找到粗言的足跡。由此觀之，周遭也很容易聽到粗言，而一些新接觸此類「溝通工具」的人，如小孩、學生，甚至是成年人，會想嘗試使用粗言，目的只在觀察他人反應，而非真正為表「真情」。在星期日的晚上，播放的節目中，中文系博士歐陽偉豪有親身解說粗言的意義和用法，他指出，部分缺乏主見的人有可能沒有留意粗言的意義，而因一時好奇心驅使下，說出「頂！」、「幹！」等字眼，難道他們是在流露出真情實感？顯而易見，不是。那麼還談甚麼表達真切情緒，難道我們可從仿效者嘻皮笑臉的面容上看到抑壓以久的憤怒、惆悵之情？

再者，說粗言穢語會使聽者感到冒犯和騷擾，並不是無傷大雅，比方說，在莊重的會議（國家大會），不論官員或旁聽的市民說出一句粗言，整個場合的氣氛馬上會變得尷尬，講者和在座人士先感到無所適從，後感冒犯，急著譴責說粗言者，如此粗言嚴重影響會議進行，並漠視聽者的心理感受，怎麼還能稱得上是無傷大雅？國家大會未免太過遙不可及，我們先回到大家熟悉的巴士車廂上，由於「巴士阿叔」的一句粗言，使大部分乘客感到不安，心想：在文明的社會，豈有如此失態者？古語有云：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聽」，車長、乘客也屈居在如斯狹窄的車廂內，這些粗言簡直是強逼人所聽，一則有違禮儀道德，二則使乘客頓感被騷擾和侮辱。由此可見，說粗言影響身邊人的情緒，使周遭環境充斥著不安的氣氛，那又何談「無傷大雅」？

中文系博士歐陽偉豪在一篇報道指出：「粗言在很熟絡的朋友交談時是一道溝通橋樑，互相之間不會覺得被羞辱，又能把即時情緒發洩出來。」但事實可能不如他口中所說的「無傷大雅」，畢竟粗言穢語已被廣泛認為是無禮及有辱人格的說話，因為粗言的內容往往涉及排泄物、生殖器官、侮辱別人的母親，甚至詛咒對方全家。雖然好友之間說出粗言，因一大夥人都認為無尷尬或被羞辱之意，因此每次交談都有粗言囊括其中。但自然地，不論聽者或說者亦習慣成自然，或會不自覺地在日常生活中說粗言，這時粗言不再只是限於與友伴間的言談，可能往往會奪口而出，即與長輩、後輩溝通亦夾雜粗言，當中衍生出來的惡果豈非難以想像？這些話多會給予聆聽者一個壞印象，使其耿耿於懷，心情煩躁的他們可能會火上加油，試問這還是「無傷大雅」、「可以接受」嗎？

總括而言，說粗言穢語是一把殺人如麻的「雙刃劍」，既能使說話者放大自己的情感，承受不必要的負面情緒，又使身邊人感煩擾。閱讀以上析論後，你還會肆無忌憚地口出粗言嗎？